

霸劍集

【台灣】陳青雲 著

上

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87280874
my fu @ mail

内容简介

故事发生在中原古战场，云梦大侠南宫谨家传“王者之剑”乃武林至宝，江湖传言得此剑者可称霸武林，南宫夫妇因此而遭暗害，遗孤南宫方珏被隐居山林的一代武林骄子古立人搭救。古立人武艺高强，江湖人称“武林至尊”，他把南宫方珏哺育成人，并传授独家绝技“切金掌”。十五年后，古立人遇害身亡。南宫方珏心怀家恨师仇投身江湖访察凶手，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激战由此而生。方珏首先找找回了“王者之剑”，并从剑鞘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剑谱——“霸剑诀”，练成了威力无比的“霸剑功”，后经一次次出生入死，终于在江湖义士帮助下，歼灭了两大黑道团伙“神剑帮”和“百花会”，为父母和师傅报仇血恨。这部作品集武侠、侦探、言情三类小说特点于一体，武打场面惊心动魄，追查凶手悬念纷呈，英雄侠女情意深长，洋洋百万言，开卷便不忍释手，必欲穷根究底而后快，乃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陈青云先生的代表作。

虎踞山庄

无垠的草原连接着远山，一条坦荡的黄土大道，笔直穿过草原的心脏，把草原一分为二，赤日炎炎之下，黄土大道似乎已被晒得瘫痪了。

大道尽头，靠山脚的地方，是一座大庄院，古柏围环，浓荫中，隐约露出宏伟的庄门，极具气派，临近些，便可看到庄院门楼上高悬的三个斗大金字“虎踞庄”，庄如其名，真像一头猛虎蹲踞山麓，傲视草原。

这时，过午不久，一个雄姿英发的少年武士，挺立在庄门前，凝视着紧闭的庄门，面上笼着一层浓浓的杀气，令人看了不寒而栗。

“难道庄里人都死绝了？”那少年自语了一声，扬手，曲指，隔空弹去。

“锵！”庄门上的大铁环，发出震耳的巨响，余音回荡不绝。

一阵响动之后，沉重的庄门拉开了半扇，两名雄赳赳的庄丁，冲出庄门，正待开口喝问，当四道目光接触到少年武士冷厉带煞的目芒时，不由机伶伶各打了一个冷颤。

两名庄丁定了定神，其中之一沉声道：“朋友驾临敝庄，有何贵干？”

少年武士冷冰冰地道：“找啸天虎唐崇武！”

两庄丁脸色一变，另一个道：“朋友说话客气些，那是我们庄主。”

“这已经相当够客气了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鬼哼什么，快去通报。”

“可有拜帖？”

“用不着！”

“朋友的名号？”

“你两个还不配问。”

两庄丁登时怒火直冒，齐声喝道：“朋友，虎踞山庄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”

少年武士脚步一挪，寒声道：“是你们去通报唐崇武，还是在下自己进去？”

两庄丁互望一眼，双双前迫，其中一个暴喝道：“不长眼的小子，你……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那开口的庄丁倒踉了四五步，半边脸现出五个清晰的指头印，登时肿得老高，痛得他龇牙咧嘴。少年武士似乎仍站在原地没动，这一嘴巴，不知是怎么出手打的。另一个庄丁怔了怔，转身便往里跑。那被打的手抚着脸，呆在当场。少年武士冷冷地道：“你再敢出言不逊，我要你永远开不了口！”

步履之声传处，庄门大开，四名武士仗剑而出，朝两旁一站，紧接着，一个半百年纪黑衣老者大步而出，锐厉如鹰鹫的目芒在少年武士面上一绕，略一抱拳，沉着脸道：“老夫本庄总管邱四，请问朋友来路？”

少年武士面无表情地道：“江湖小卒，谈不上来路！”邱四脸色微变，道：“朋友要见本庄庄主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请道来意？”

“见了唐崇武，在下会说！”

总管邱四侧头望了被打的庄丁一眼，目芒连闪，道：“朋友上门欺人？”少年武士若无其事地道：“因为他出言不逊，所以略示薄惩！”四名武士冷哼出了声，抖了抖手中剑，一副跃跃欲试之

态，那少年武士恍若未见，连眼角都不曾瞟他们一下。总管邱四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朋友盛气凌人，可惜看错了地方，如果朋友不报名号，不说来意，老夫可要下逐客之令了！”少年武士不屑地撇了撇嘴，道：“如此，在下只好自便了！”说着，昂头挺胸，举步便朝里闯。四名武士齐齐怒喝一声，出剑拦阻。少年武士双掌左右一挥，劲气旋卷，如平地乍起狂飙，四名武士朝左右侧撞开去，连发剑的机会都没有。

总管邱四双目泛赤，大喝一声：“别太目中无人！”随着喝话之声，双掌一错，玄厉无比地疾攻而出。少年武士视若无睹，欺身如故，在掌力临身的瞬间，单掌一划，这一划之势，诡辣迅厉，令人咋舌。

“波波”两声，总管邱四攻出的掌势，全被封死，一道其强无匹的反震潜力，震得他倒退不迭。四武士与那名庄丁，面目为之失色。邱总管的武功在庄内是第一流的，想不到应付不了这名不见经传的少年一个照面。

少年武士在反击之后，进了庄门。总管邱四与四名武士跟踪而入。

眼前是一个广场，正面是一列檐牙高啄的建筑。四五个年龄不等的武士，迎面奔来。身后传出总管邱四的暴喝：“此人来意不善，截住他！”奔来的武士一字式拦住去路，后跟的武士左右包抄，总管邱四绕到正面，怒目与少年武士相对。少年武士止步停身，冷极地道：“识相的最好退远些，在下不想伤害你们！”

迎面武士之中，一个粗犷的中年，大踏步上前，抡起钵子大的拳头朝少年武士当胸直捣，劲道可着实惊人，看来是专修外功的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少年武士上胸被结结实实地捣中，但随之传出的是一声凄哼，那中年武士“噔噔噔”退了三四步，一屁股跌坐地上，出拳的手腕，竟然被无形的反弹暗劲震折了。呐喊声中，纷纷

扬剑合围。

一声洪钟般的栗喝传来：“你们退开！”合围的武士连总管在内，向两侧退了开去。现身的是一个威严的赤面老者，锦袍皂靴，双目精光迫人。

少年武士俊面一沉，道：“阁下想来就是庄主啸天虎唐崇武了？”

“不错，小友是谁？”

“方珏！”

“方珏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何事要见老夫？”

少年武士方珏星目精光一闪，缓缓抬起右掌，在空中画了一个怪异的手势，冷凝地吐语道：“阁下认识这个！”

唐崇武赤红的老脸登时泛了白，骇然退了两步，栗声道：“切金掌？”方珏口角一抿，道：“阁下说对了，一点不错！”

“切金掌”三字呼出，在场的武士，个个面色惨变，目爆骇芒。

唐崇武以激颤的声音道：“你是‘武林至尊’的什么人？”方珏口唇微张，道：“传人！”唐崇武再退了一步，颤声道：“传人？古立人……没有死？”方珏脸上杀机倏现，寒声道：“死与不死，阁下大可不必过问！”唐崇武额上冒出了汗珠，自语般地道：“武林至尊古立人没有死？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……你的来意是什么？”方珏一字一句地道：“取你六阳魁首！”

所有在场的虎踞庄武士，一听这叫方珏的少年竟然要取庄主的项上人头，先是骇震，继而怒愤填膺，忍不住哼出了声，“武林至尊”的威名虽然令人颤栗，但武林人争的是一口气，图的是一个名，难道真的让人取去庄主的人头？人影闪动中，纷纷举步前欺。

方珏目光一扫众武士，沉声道：“在下不愿滥杀无辜，阁下最

好要他们回避！”唐崇武老脸起了抽搐，大叫一声：“罢了！你们退下！”众武士止住了前欺之势，但却没有退去的意思。总管邱四激声道：“庄主，我等宁为玉碎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三名老者，一名中年文士，与近十名武士，蜂拥而至，迅快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

空气骤呈紧张。

刚现身的高手还摸不清情况，个个面带惊疑，中年文士阴沉沉开口道：“庄主，他是上门寻衅的？”总管邱四接口代答道：“他是‘武林至尊’的传人，扬言要来取庄主的项上人头。”此言一出，人人色变，惊呼声响成一片：“武林至尊？”

方珏目光罩定唐崇武，对其余在场的人视若无睹。唐崇武咬牙栗吼道：“你们谁也不许插手！”

毕竟，方珏并非“武林至尊”本人，他不过是他的传人，大多数是现实的，恐惧归恐惧，事实归事实，众高手窒了一窒之后，缓缓前迫。

方珏注定唐崇武道：“阁下可以尽全力反抗，在下可要出手了！”掌随声出，迅厉无俦地劈向唐崇武当胸，这一击之势，看是一掌，但其中藏着玄奥的变化，似乎各大要穴全在控制之中，在掌力未上身之前，可摸不准击向什么部位。

唐崇武一方之霸，当然不会束手待毙，心一横，举掌急封。

“砰”然声中，劲气四溢，挟着一声闷哼，唐崇武踉跄退了两个大步，口角沁出了两缕鲜血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暴喝雷动，剑掌交辉，从不同角度罩向方珏。方珏早料到有此一着，连想都不想，双掌交叉连振，狂飙卷处，围攻上来的高手被震得四散而开。人没有不怕死的，真正视生死如无物的，少之又少。唐崇武转身，便朝广场一端掠去。

“唐崇武，你逃不了！”喝斥声中，方珏身形似魅，一下子电射到唐崇武头里，截住他的去路。在场的高手，跟着一拥而前。

空气紧张得无以复加。

唐崇武亡魂大冒，他已经看出这小煞星的身手，业已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，自己说什么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如果发动群攻，庄中这些高手算是白搭生命。死亡的阴影，笼上心头，他那原本赤红的脸更加苍白了。

方珏冷森森地道：“在下不为已甚，阁下自了如何？”

唐崇武的脸孔，扭曲得变了形，人在生机未绝之前是不会放弃求生希望的，唐崇武此刻内心蓦然升起了求生的欲望，名声与地位变成次要了，现在唯一的生望是发动群攻，换取脱走的机会，但他刚才曾阻止过手下人插手，可不能出尔反尔，心念之中想到了一个以退为进之计，一昂头，悲豪地道：“邱总管！”总管邱四急应道：“庄主有什么吩咐？”唐崇武激昂地道：“这是本人个人的恩怨，不能连累你们，生死由命，本人全不在乎，夫人与小姐不在庄中，如我不幸，你转达夫人，解散虎踞庄，退出江湖，不许寻仇报复，切记，这是我先留的遗言。”这一番话，表面上听起来慷慨激昂，充满武士精神，但实际已收到了激将的效果，在场的人为之悲愤，其中一名老者厉叫道：“人死留名，虎死留皮，咱们上，与庄主共存亡！”一呼众应，亡命般扑上。唐崇武故意作势大喝道：“不许动手，退下！”当然，这一声叫嚷是阻止不了众愤的，反而推波助浪。暴喝声响成一片，剑掌交织成幕。方珏想不伤人也办不到，心一横，挥掌反击。人多势众，但实际上却互相牵制，碍手碍脚，使功力高的不能尽展所长，联手而不能配合，效果适得其反。甫一接触，惨号立传。唐崇武在全力击出两掌之后，电闪抽身。但他的如意算盘没打对，方珏的目光没离开过他，他才一动，方珏立刻警觉，身形暴弹，旋空脱出圈子，跟踪扑击。只这眨眼工夫，唐崇武已到了广场边缘的大厅前。方珏猛提真气，沾地即起，魅影般掠上走廊，身形未落实，掌已发出，如涛劲气卷处，唐崇武身形一窒，方珏旋到了厅门边，回身，正面截住了对方。

场中的高手，又卷了过来。唐崇武自知难免，顿生拼命之心，暴喝一声，双掌齐推，用上了毕生功劲，势道相当惊人。方珏双掌一圈，把对方的掌力引向了旁侧。“轰”然一声，木屑纷飞，厅门被引开的掌力震碎了两扇。涌进的高手，停在廊沿之下。方珏右掌倏扬，齐腕以下变成了琥珀色。唐崇武怪叫一声：“切金掌！”随着方珏挥掌之势，一声刺耳栗心的惨号破空而起，唐崇武头颅离颈，栽了下去，鲜血喷了一地。在场的高手，全惊呆了。“切金掌”是“武林至尊”的独门杀手，由于平时不轻用，是以在武林中仅属传闻，没几人真正见识过。方珏取出预先准备的革囊，从容不迫地把人头装了进去，弹身飞越众高手头顶，连闪而逝。

夜色苍茫中，方珏来到一椽茅屋之前，这茅屋建在绝涧边的，突岩之下，非到面前，看不出来。

茅屋中传出个苍劲的声音：“是谁？”方珏恭应道：“师父，是徒儿方珏回来了！”

苍劲的声音道：“事情办好了没有？”

“如命完成！”

“进来吧！”

方珏推门入屋，放下手中革囊，燃亮了灯火。灯光映照下，一个须发虬结的老人坐在竹榻上，双目只剩下两个凹陷的黑洞，显然眼珠是被剜去的，左袖虚垂，一条手臂齐肩而没，竟然是一个又瞎又残的老人，他是谁？他就是曾经烜赫一时的“武林至尊”古立人。

方珏趋前，恭谨地道：“师父，您……”老人怒声道：“住口，谁是你师父？”

龙蟠古寺

方珏望着老人苦笑一笑，道：“弟子蒙您老人家再造之恩，十多年抚育，粉身难报万一……”老人抬了抬独臂，止住方珏的话道：“老夫抚育你成人，授你武功，是存有私心的，不配用师徒的名分，而且老夫当年曾发过洪誓，永不收徒，你称我一声老前辈足够了！”方珏是老人自幼带大的，深知他的个性，知道拗不过他，心想：“只要我诚心尊你为师，不争这表面上的称呼！”当下沉声道：“是，老前辈，弟子遵命！”老人大声道：“不成，弟子两个字也要改，该称晚辈！”方珏无可奈何地道：“是，晚辈遵命！”老人这才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娃儿，把人头去掩埋了，唉！可惜老夫双目已残，不能看到这个恶徒的丑陋面目！”

方珏提起革囊，到屋侧涧边，掘坑埋了唐崇武的人头，又回到屋内，在竹榻旁搬把椅子坐了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埋掉了！”老人颌首道：“娃儿，老夫曾答应你每办完一件事，问一个问题，现在你问吧？”方珏想了想，道：“弟子……”老人急阻道：“又来了，什么弟子？”方珏吞了泡口水，道：“晚辈头一样，想知道自己的身世。”

老人干咳了一声，沉凝地道：“娃儿，你听清楚了，十五年前，老夫在屋前闲坐，你从岩头坠下，正好落在老夫怀里，那时，你可能是三四岁，竟然身负极重内伤，这番巧合，可以说是你命不该绝，你身上带有一方玉佩，故此老夫给你取名方珏，其实，你的身世来历，老夫根本不知道，现在，第一个问题算是问完了。”

方珏心头一惨，星目蕴泪悲声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老人抬手道：“如果你还有问题，等办完第二件事再问！”

方珏的泪水滚了下来，暗忖：“想不到自己是个身世不明的

可怜虫，仅是因一方玉佩而得名，老人既然一无所知，这身世之谜，岂非永无揭晓之日了？”

老人沉缓地又道：“娃儿，你在江湖中可不能承认是老夫的传人。”方珏吸了口气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不是掩耳盗铃么？晚辈的武功得自老前辈，一出手别人便知道，同时那一手‘切金掌’，可说是您老人家的独门标志，怎能瞒得了江湖同道呢？”老人道：“不管，你只口头上不要承认就是了！”这句强词夺理的话，使方珏有些啼笑皆非，但也不想作无谓的争辩，只口里“唔”了一声。老人接着又说道：“现在，你准备出山去办第二件事！”方珏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请问，第二件事是什么？”老人道：“去提‘偷生客’的人头来见我。”

“偷生客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偷生客！”

“偷生客何许人物？”

“一条披了人皮的狼！”

“如何才能找到他？”

“二十年世事沧桑，那要靠你的本领了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可要当心了，‘偷生客’的身手机智，比唐崇武高明多了，不过，你如果谨慎从事，依你目前的功力，仍可稳操胜算。”

方珏心念一转，道：“老前辈，‘偷生客’也是该杀的？”老人不悦地道：“当然，老夫早说过，不会叫你去流无辜人的血！”方珏道：“他有什么特征？”老人想了想，道：“没什么显著的特征，只一点，二十年前他是个美男子……他名头不小，不难打听的，论年岁，他现在五十不到。”

“老前辈，还有第三件事么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何不一次告诉晚辈？”

“不成，一件一件办！”

“晚辈的意思是……要找张三找不到，可能碰上李四。”

“不，老夫生平说一不二。对了，还有句话嘱咐你，你在江湖中，如果碰上了会使‘断玉手’的人，不管对方的身份为何，不许敌对，也不许说出老夫的一切，这一点你要牢记。”

“断玉手？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与切金掌异曲同工，所差的是断玉手伤人内腑，而切金掌则摧人躯体，刚柔有别，其理则一。”

“晚辈可以请问原因么？”

“不可以，你只牢记这句话就行。”

“好，晚辈记下了！”

“你去歇憩吧，明天一早出山，事不办妥，不许回来，严防被人盯踪，因‘武林至尊’已在江湖除名。”

虎踞山庄庄主“啸天虎”唐崇武被“武林至尊”的传人取去人头的消息，已经轰传江湖，茶楼酒肆，一班江湖客都以此为话题。唐崇武一方之霸，这消息是惊人的。“武林至尊”失踪了二十年，迄未现身江湖，因此，谁也不知道他有传人。他的传人是什么形象，除了虎踞山庄的人，谁也没见过。在江湖人心目中，“武林至尊”是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生平无恶迹，但也没什么值得歌颂的善举，为人我行我素，同道都敬鬼神而远之。

方珏之名，由此而震动江湖。

一个风标绝世的白衣书生，缓缓驰行在官道之上，那份仪态气质，无论任何男女见了，都会心折。他就是“武林至尊”的传人方珏。他从武士装束改变成书生打扮，是亡羊补牢之计，照他的想法，只要改了打扮，不提名道姓——其实他根本没有名姓——不露“切金掌”绝招，还可隐秘身份于一时，除非被虎踞山庄的人指认，但那机会少之又少。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身份显明的话，便

很难完成师父交代的使命。他此次出山，是要找“偷生客”。经过打听，“偷生客”也久已失踪江湖，令他困惑的是“偷生客”侠名卓著，素为同道景仰，而师父却指他是披了人皮的狼，命取他的项上人头，如果做了，可以想象将引起什么后果，但师命难违，不能不做，“武林至尊”被刳目断臂，参与其事的凶手，当然可以杀。想归想，方珏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。

烈火似的阳光，像是要把大地烤焦，连刮来的风都是热的，赤裸裸的官道晒得烫脚，路旁没半棵树可以遮荫。方珏内功精湛，不以热为苦，但觉得口干舌燥，喉咙里要冒火，极想找杯茶水润喉。

前道出现了一片浓绿的丛林，令人一见便生清凉之感。

方珏精神大振，展开身法，行云流水般飘去。

到了临近，才看出浓荫拥抱中是一间古庙，庙门上一块泥金剥蚀的巨匾，远远便可辨认出是“龙蟠寺”三个大字。方珏心想，且进去讨杯茶喝，歇歇凉再说，反正自己此行是无定所的。心念之中，大步向寺门走去。将及寺门，目光扫处，不由心头剧震，只见寺门阶沿下，石板铺砌的地上，躺了一个人，不知是死是活？走近一看，头皮发了炸，是一个死人，死者年纪不大，约莫二十余岁，衣着很考究，腰间还佩着长剑，口鼻溢血，在头旁汇成了一大摊。

是谁下的手？

死者是什么人？

方珏剑眉紧皱，望着这具年轻武士的尸体发呆。寺门外死了人，寺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颇令人费解。

一条纤巧人影，姗姗而来。方珏抬头一看，为之心弦一颤，这少女年约十八九岁，容光照人，美而不艳，有如出水青莲。

少女临到近前，明眸一转，发现地上的尸体，登时芳容惨变，目爆杀芒，怒瞪着方珏，厉吼道：“你……杀死了我大哥？”方珏全

身一震，栗声道：“死者是姑娘的兄长？”

少女目眦欲裂，“呛”地一声拔出长剑，咬牙道：“好贼子，姑娘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！”方珏向后退了一步，急声道：“在下没杀人，姑娘误会了！”少女怨毒至极地喝叫道：“误会，纳命来！”剑出如电，挟丝丝的破风之声，罩向方珏，凌厉狠辣，有意要把方珏一举毙于剑下。方珏没还手，旋了开去。少女一击落空，变势猛袭，寒芒闪闪，有若狂风骤雨。

方珏凭着玄妙身法，一味地闪让。少女的剑术造诣不赖，堪称一流剑手，若非是“武林至尊”的传人，换了别人，还真的应付不了。半盏茶工夫，少女攻了至少五十剑之多，方珏涵养工夫再好，毕竟还是年轻人，那股子火气是压抑不了多久的，尤其这少女不由分说，见面就动手，换了谁也受不了，当下一面闪避，一面大叫道：“姑娘若不停手，在下可要得罪了！”少女根本半个字也没听进去，攻势更疾。方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沉吟一声，身形连转，突地一伸手捞住少女的皓腕，一扳，少女的娇躯反贴在他胸前。少女气急怒羞交迸，一挣不脱之下，厉叫道：“你放不放手？”方珏此刻只要稍一加力，少女的剑非脱手不可，但他想到她在手足遇害的情况下，激愤难免，所以不忍令对方难堪，放缓了声音道：“姑娘，在下刚才声明，不是杀人的凶手！”少女大叫道：“我不信你的鬼话，现场只有你一个人！”方珏道：“在下只是口渴想到寺里讨茶发现的！”

蓦在此刻，一个两鬓见霜，长髯现斑的老秀才飘然而至，口里道：“都别动手，这是误会！”方珏松开了手，横闪了八尺。

少女转身斜跨一个大步，扬剑又要出击，老秀才扬手道：“黄姑娘，且慢动手！”少女收了剑，惊疑地望着老秀才道：“前辈何方高人？”

“过路人！”

“如何称呼？”

“人都叫老夫作老学究!”

“老学究?”

“没听说过,是不是?不要紧,一个人岂能识尽天下人。”

“前辈怎知我姓黄?”

老学究打了个哈哈道:“岂止知道你姓黄,还知道你叫黄蕙芬,令尊还做过宁武关的总兵,现在解甲归田,对不对?”黄蕙芬骇异地退了一个大步,道:“一点不错,前辈与家严是……”

老学究摇头道:“什么关系都没有,只是知道而已!”黄蕙芬目光扫向方珏,粉腮又寒了下来,咬着牙道:“他杀害了家兄黄韬……”方珏吐了口气,道:“这真是血口喷人!”老学究深望了方珏一眼,道:“黄姑娘眼见这位小哥杀人?”黄蕙芬一怔神,道:“这倒没有,但现场只有他一人。”老学究微微一笑,道:“老夫可以作证,人不是他杀的。”黄蕙芬惊声道:“前辈可以作证?”老学究点头道:“老夫是紧随这位小哥到达,到来时发现了令兄的尸体,老夫到附近绕了一圈,想找找杀人凶手,但一无所见,回头时,你俩已动上了手。”黄蕙芬秀眉一蹙,道:“真的是这样?”老学究道:“人命关天,老夫岂能信口开河,而且老夫与这小哥素昧平生,没有偏袒他的必要,黄姑娘,令兄的身手如何?”黄蕙芬道:“在我之上!”老学究道:“这就是了,姑娘是否注意到令兄连剑都未离鞘,显然未经搏斗,手脚拳屈,证明死前曾受极大痛苦,虽然口鼻溢血,但绝非死于内家掌力。”黄蕙芬趋近尸前,泪水簌簌而下,悲呼道:“哥哥,是谁害死你的?”

方珏大大地松了一口气,心里着实佩服这老学究的阅历,上前长揖道:“敬谢阁下解围,不然小可百口莫辩。”老学究道:“好说,老夫是据实而言罢了!”说着,锐利的目光射向地上的尸体,仔细观察,略不稍瞬。

手足情深,黄蕙芬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,双膝一弯,扑向尸身。老学究大叫一声:“不可!”掌随声出,把黄蕙芬震得翻滚出一

丈之外。这举动，使方珏为之愕然。黄蕙芬弹起身来，栗声说道：“前辈这算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学究拉紧了面皮道：“老夫看出来，令兄是死于毒！”方珏与黄蕙芬异口同声地惊叫道：“毒？”老学究沉重地道：“不错，是一种毒绝天下之毒，老夫从令兄的死状，突然想起来的，如果老夫判断不差，这当是南荒一带毒道高手所用的毒中之毒！”方珏脱口道：“毒中之毒？”老学究望了方珏一眼，道：“唔！不错，中了这种剧毒的人，除了口鼻溢血之外，绝无一般中毒的迹象，乍看像是死于内家掌力，而死者皮肉都带了毒，触及尸身，一样会中毒，刚才黄姑娘实在太危险。”方珏悚然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霸道的毒，实在骇人听闻。”黄蕙芬又掩面悲泣起来。

老学究想了想，道：“黄姑娘，你兄妹结了什么仇家没有？”黄蕙芬拭泪道：“行走江湖，树敌难免，但没结什么深仇大怨！”方珏忍不住好奇地道：“阁下当知道中原道上，什么人会用这种毒？”黄蕙芬突然一个箭步，窜近尸旁，俯下身去。老学究惊叫道：“黄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母子鸳鸯

方珏也不由心头大震。

黄蕙芬看了看尸身，向后退了一个大步，道：“东西不见了！”老学究惑然道：“什么东西不见了？”黄蕙芬道：“是前道上，一个垂死的老人，托我兄妹代送的东西。”老学究双眼一亮，道：“是样什么东西？”黄蕙芬摇头答道：“不知道，是个两尺多长的黄布包。”老学究把头连连点道：“你把经过的情形详细说说看。”黄蕙芬道：“这……与家兄的死有关联么？”老学究道：“非常可能！”

黄蕙芬惊疑地望了老学究几眼，才开口道：“是我兄妹在前道二十里处的柳家集外，碰到一个垂死的老人，他求我兄妹把一个黄布包袱送到这里的龙蟠寺，交给寺里的主持老和尚，因为是和尚庙，我一个女孩子不便跟着去，由家兄送来，我在前面路上等，等了半个时辰，不见家兄影子，我又转了回来，想不到……”说着，又哽咽起来。

方珏剑眉一挑道：“进寺去找主持和尚！”老学究抬手道：“不必了，老夫已经搜查过，寺里根本没什么和尚，只有个又聋又哑的香火工人，那完全是鬼话。”

黄蕙芬睁大了两眼道：“鬼话？……什么意思？”老学究沉声道：“江湖鬼蜮，一不小心就要上当，你兄妹中了邪恶者的诡计。”黄蕙芬惊声道：“诡计？”老学究点头道：“照老夫的推断，那垂危将死的老者是假装的，黄布包里定是包了什么令武林人物垂涎的奇珍异宝，那老者可能是被人追得太紧了，走投无路，才使这瞒天过海之计，请你兄妹代送，逃过人眼，然后暗中施毒，等令兄毒发，他再取了回去，他断定你见令兄死于非命，必定触摸尸体，